

關漢卿幼時建自主感 練就「銅豆精神」

古今教事

「我是個蒸不爛、煮不熟、捶不匾、炒不爆、響瑤瑤一粒銅豌豆」，這豪言壯語，出自於元代套曲作品《一枝花·不伏老》的對白，作者是元代戲曲大師關漢卿。

他的作品深刻地反映了當時的社會現實，作品洋溢激昂積極的精神。慷慨悲歌、樂觀奮爭，這是關漢卿作品最鮮明的特點。從他的作品，我們會見到一個浪漫多才、狂放頑強、樂觀熱血，並堅決不向黑暗現實妥協的藝術家，我們也不禁要想，他的成長和家庭脈絡，如何為他日後在戲曲領域的輝煌成就奠定根基？

溫暖家庭環境利培育自主感

關於關漢卿原生家庭的細節，至今仍存在眾多不確定性。我們只能依據現有的文獻記載《祁州志》、《錄鬼簿》、《元史類編》以及清代關氏族譜所述作推敲，如有些資料說關漢卿是關羽的四十一代孫，有些則更為準確，說關漢卿約生於金末，出身「醫戶」家庭。

根據艾瑞克森 (E.Erikson) 幼兒心理社會發展理論，幼兒期（約1歲半至3歲）是自主羞愧與懷疑階段。在元代，「醫戶」是專業從事醫療行業的戶籍，屬太醫院管轄，社會地位比普通百姓略高，容易建立起珍貴的自主感。而這種自主感，無疑為他在日後戲曲創作中面對種種挑戰時，提供了強大的內在動力。

而據美國心理學家尤里·布朗芬布倫納 (Urie Bronfenbrenner) 在《人類發展生態學》一書中明確

闡述，家庭是幼兒成長的微系統。溫暖又相互扶持的家庭環境，猶如一個安全港灣，讓幼兒能夠放心地去探索世界，這使關漢卿有條件接受較好的文化教育，飽讀詩書、系統學習儒學，為日後文學創作奠定基礎。

同時，關漢卿生活在元大都（今北京），當時城市經濟繁榮，市民階層壯大，勾欄瓦肆等娛樂場所興盛，為雜劇發展提供了土壤。他身處其中，接觸到三教九流各類人物，這使他的作品題材豐富多樣，涉及社會各階層生活。像《救風塵》描繪了底層妓女的遭遇與反抗，《竇娥冤》展現了普通百姓在黑暗統治下的冤屈，這些故事都源自他對當時市民生活的觀察。

科舉路不通 以筆墨為刃

可惜的是，關漢卿生於蒙古滅金的動亂年代，科舉考試的大門被長久關閉，使他無法通過科舉進入仕途，實現傳統文人的抱負。他一生未取得顯赫官職，長期與底層藝人交往密切。

不過，塞翁失馬，焉知非福。仕途失意的關漢卿，毅然離開家鄉，前往元雜劇繁盛之地平陽。在那裏，他進入了廣闊的文化與社交空間，接觸到書肆中浩如煙海的典籍、戲院中精彩紛呈的演出，並與眾多雜劇藝人、說書人交流往來。這種經歷讓他對社會不公和人民苦難感同身受，作品風格豪放潑辣、直面現實。他敢於揭露社會黑暗面，如《竇娥冤》中借竇娥之口對天地鬼神的質問：「地也，你不分好歹何為地！天也，你錯勘賢愚枉做天！」體現出他對社會黑暗的憤怒批判，形成了作品強烈的



●圖為話劇《關漢卿》，講述關漢卿為民女抱不平，憤而執筆寫下《竇娥冤》的故事。
資料圖片

現實風格。在這個過程中，他不斷學習雜劇創作技巧，汲取民間故事的敘事精髓，不斷豐富自己的文學底蘊與創作靈感，最終形成了獨特的創作風格。

關漢卿一生創作了六十多部劇本（一說六十三部），數量之豐富，比英國戲劇家莎士比亞多出一倍。儘管保留下來的僅有十八部，但每一部都是經典之作。他的作品不僅具有極高的藝術性，更蘊含着深刻的社會意義。他以戲曲為鏡，照見了當時社會的種種問題；以筆墨為刃，向黑暗現實發起挑

戰。正是憑藉着卓越的才華，關漢卿在元雜劇領域大放異彩，成為其中的佼佼者，其作品也流芳百世，深深扎根於中華文化的土壤之中，至今仍為人們所稱道。

●梁可茵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從事幼兒教育寫、教、編達二十多年，在書海遡論中尋找方便之門，喜歡發掘兒童行為背後的心路歷程，現為自由撰稿人，並把好奇投向歷史上小屁孩的成長故事。

古今談心

近日，《科學報告》(Scientific Reports) 期刊發表了一項關於夢境內容的研究，題為《關係與人格因素預測夢境內容的縱向變化》(Relationship and personality factors predict longitudinal changes in dream content, 2025)，由美國波士頓大學的研究團隊主導。該研究邀請了124名成年人，連續兩周記錄自己的夢境與日常生活，並分析人格特質與夢中角色出現的關聯。

研究基於兩種理論展開：其一是「社會模擬理論」(Social Simulation Theory, SST)，認為夢境是大腦進行社交演習的一種方式，幫助我們在虛擬情境中練習人際互動，甚至維繫現實中難以經常接觸的重要關係；其二是「連續性假說」(Continuity Hypothesis)，主張夢境僅是日常生活的重現，並無特殊功能。

研究結果顯示，夢境中出現的角色以陌生人為主，佔比高達74%，而朋友和家人僅佔17%。這支持了社會模擬理論的觀點：夢境可能更傾向於模擬陌生或具有挑戰性的社交情境，而非單純重現熟悉的日常。

此外，人格特質對夢境內容影響顯著：外向者更常夢見朋友，神經質傾向較高者則更容易夢到親屬。更耐人尋味的是，研究發現，若日常生活中與父母頻繁互動，他們在夢中出現的概率反而降低。這或許說明，夢境在某種程度上補償了現實中「缺席」的重要關係。

「幽夢」體現蘇軾思妻情深

說到夢境對情感的補償作用，不禁令人想起北宋文學家蘇軾的《江城子·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》。詞中「夜來幽夢忽還鄉，小軒窗，正梳妝」的淒美句子，正是蘇軾夢見亡妻王弗後寫下的感人篇章。

蘇軾與王弗感情深厚，然而王弗年僅二十七歲便因病離世。儘管蘇軾後來續弦，但對這位早逝妻子的懷念貫穿了他的一生。他不僅親自監督王弗墓地的遷移，更在詞中寫下「十年生死兩茫茫」的千古絕唱。從心理學角度看，這種深刻的情感依戀與未竟的遺憾，恰恰印證了現代研究的發現：當現實中無法與重要之人相見，夢境便成為情感寄託的空間。

倘若蘇軾參與這項研究，他的夢境數據或許會呈現這樣的特徵：高度開放性（作為詩人）與神經質傾向（因其憂國憂民的性格）的人格組合，使他的夢境中頻繁出現亡妻的形象，而現任妻子反而較少入夢。

這正符合研究的推論：日常頻繁接觸的關係，未必需要通過夢境來維繫；而那些因生死或距離而無法觸及的人，卻會在夢中反覆登場。

這項研究與蘇軾的案例猜想，為現代人理解夢境提供了新的視角。例如，為何有些人總在夢中遇見舊情人？或許是因為現實中的情感需求未被充分滿足，夢境便承擔起「心理補償」的功能。又或者，夢見已故親人，實質上是內心渴望與他們再次連結的表現。甚至，若經常夢見同事，可能暗示白天未解決的職場矛盾仍在潛意識中發酵。

中西夢境解讀殊途同歸

西方心理學以實證方法解析夢境的規律，而中國傳統文化則通過詩詞與哲思，記錄夢境承載的情感重量。兩者看似迥異，實則殊途同歸。莊子的「夢蝶」之思，探討夢與現實的界限；《黃帝內經》提出「肝氣盛則夢怒」，揭示情緒對夢境的影響。這些古老的智慧，與現代研究的發現不謀而合。

夢境不僅是睡眠中的幻象，更是心靈自我調節的機制。它或許在幫我們排解未盡的情感，或許在演練未來的社交情境，又或許只是提醒我們：該給久未聯繫的親人打一通電話了。

●劉國輝老師

學研社成員，在各大專及大學任教心理學十多年。愛用微觀角度分析宏觀事件，為朋友間風花雪月的話題做準備。

夢境起「心理補償」作用 排解醒時未盡情感

古文解惑

道家思想玄奧精深，說理不拘一格，讀者如果望文生義，往往會誤會文意，未得真旨。

早前，本專欄曾指出，道家用語「我命在我不在天」、「人定勝天」並非強調人能戰勝天意，而是說明人心若能安定，便能順應天命，自定人生吉凶。上回，又說明「沉魚落雁」並非指魚、雁等動物因為人類女子的美貌而癡迷，而旨在闡發「一陰一陽之謂道」，強調世間並無絕對單一標準之理。

上述成語誤用，只屬冰山一隅。相關例子，不勝枚舉。又如「呆若木雞」，今多用作貶義詞，形容人外表呆滯，反應遲鈍，不善交際，不懂變通。但事實上，「呆若木雞」原是一個褒義詞，語本《莊子·達生》：

紀渚子為王養鬪雞。十日而問：「雞已乎？」曰：「未也。方虛憊而恃氣。」十日又問。曰：「未也。猶應騫景。」十日又問。曰：「未也。猶疾視而盛氣。」十日又問。曰：「幾矣。雞雖有鳴者，已無變矣，望之似木雞矣，其德全矣，異雞無敢應者，反走矣。」

譯文

紀渚子為齊王馴養戰鬥用雞。過了十天，齊王問：「雞可以鬥了嗎？」他回答道：「還不行！牠看來仍很虛浮驕傲，只憑着意氣來裝模作樣。」又過了十天，齊王再度詢問，他仍說：「還是不行！牠聽到雞鳴，看到其他雞的身影，便想馬上應戰，不夠沉着。」再過十天，齊王再問，他又說：「還是不行！牠仍在瞪眼疾視對手，氣勢太過旺盛。」終於在十天後，齊王再問時，他說：「差不多可以了！牠現在對於其他鬥雞的鳴叫已無動於衷，外表看起來就像是隻木製的雞，精神悠遊自在，德性安定完備。別的雞沒有敢來應戰的，看見牠便轉身跑掉了。」

註釋

（1）紀渚子：人名，姓紀，名渚子，亦作消子。

（2）王：《經典釋文》引司馬彪注曰：「齊王也。」惟《列子·黃帝》引載曰：「紀渚子為周宣王養鬪雞。」諸家多據此謂「王」指周宣王。案：鬥雞之風，戰國時於齊國極為盛行。《戰國策·齊策》載蘇秦游說齊宣王曰：「臨淄甚富而實，其民無不吹竽、鼓瑟、擊筑、彈琴、鬥雞、走犬、六博、踰鉤者。」可證。本篇為王養雞之紀渚子，當為紀國後代，而紀國於公元前693年為齊襄公所滅，紀人遂附庸於齊。然則本篇之「王」，似當指齊王。

（3）鬪雞：一作鬥雞，觀二雞相鬥以作博彩之戲，乃社會當時一種流行娛樂。《說文》曰：「鬥，兩士相對，兵杖在後，象鬥之形。」「鬪，遇也。」段玉裁注云：「古凡鬪接用『鬪』字，鬥爭用『鬥』字。俗皆用『鬪』為爭競，而『鬥』廢矣。」

（4）雞已乎：已，已經，完成。《廣韻》：「已，成也。」《列子·黃帝》引作「雞可鬪已乎」，於義更顯。

（5）方虛憊而恃氣：方，正，適。虛憊，「憊」通「驕」，指虛浮不實，驕矜自大。恃氣，意氣用事。《說文》：「恃，賴也。」

（6）騫景：騫，通「響」，指雞的叫聲。景，通「影」，指雞的身影。此謂其聽到、看到其他雞的存在，便躍躍欲鬥。

（7）德全：德性完備，指其精神安定專一，不動不驚。

「木雞」形容態度穩重

「呆若木雞」的「木雞」指木製的雞，莊子用以形容人洞明天地萬物相對之道理後，心靈



●圖為正在對峙的兩隻鬥雞。
資料圖片

安定，態度穩重，對一切鏡花水月的外相，均不為所動，不再輕易被牽起情緒的精神境界。

此一體道後之精神境界，莊子稱之為「德全」。《莊子·天地》曰：「執道者德全，德全者形全，形全者神全。神全者，聖人之道也。託生與民並行，而不知其所之，汜乎浮備哉！」《刻意》篇又曰：「平易恬淡，則憂患不能入，邪氣不能襲，故其德全而神不虧。」均形容「德全」為一種體道而悠遊自在的逍遙精神，正可為本篇注腳。

相對外表兇悍、虛張聲勢的一般鬥雞，面對任何外在狀況皆能內斂沉穩、處變不驚的「木雞」，內心安定強大，真正深不可測。因此，木雞可以震懾異雞，自然無敵。老子所述「大智若愚」、「大巧若拙」、「大勇若怯」等比喻，都是這個道理。

體「道」如此，體「仁」亦然，都不過是體會陰陽相對之理，在心性修為上知止知定的工夫。因此，孔子以「人不知而不愠」為君子之素養，以「從心所欲不踰矩」為其人生最終修為，孟子謂「仁者無敵」，其理近同，亦是一種安定自在的心靈境界，不妨合觀。

●謝向榮教授

香港能仁專上學院文學院院長



淚灑殘春憂國難 心凝熱血護疆垣

春望⁽¹⁾
杜甫
國破山河在，城春草木深。
感時花濺淚⁽²⁾，恨別鳥驚心⁽³⁾。
烽火連三月⁽⁴⁾，家書抵萬金。
白頭搔更短⁽⁵⁾，渾欲不勝簪⁽⁶⁾。

古今詩品

註釋：
[1]春望：「望」字可作兩解，一解為「望見」，放眼當下戰亂中的景色；另一解為「盼望」，期盼戰亂早日平息。

[2]濺（粵：箭 zin3）淚：流淚。
[3]恨別：指被迫與家人分別，心懷怨恨。
[4]烽火：古時用煙火來示警，傳遞軍情，借代為戰爭。
[5]搔（粵：穌 sou1）：抓癢。短：短少，稀少。
[6]渾（粵：暈 wan4）欲：簡直、已然。不勝（粵：升 sing1）：承受不了。簪（粵：

簪 zaam1）：髮簪，用於髮髻上的飾物，以固定髮髻頭冠。

語譯：
國都已殘破，但山河仍在，春天的長安城，只有雜草叢生。

感傷時局，花兒也難禁涕淚，離別怨恨，聞鳥鳴叫更感驚心。

戰火已持續三個月了，一封家書抵得上萬金。

我頭上的白髮愈抓愈稀少，簡直已無法固定好髮髻了。

賞析：

杜甫技巧純熟，功力深厚。詩中首聯用「側寫」之法，不詳言國如何破，僅提及山河仍在，隱含城闕殘破，人民家園被摧毀之意；也不詳言人事，但如非人口凋零，又怎會任由雜草叢生而無人打理？

頷聯用「雙關」手法。這兩句指作者感傷時局，怨恨離別，竟至於見花聽鳥這等賞心樂事，也只有傷心落淚、驚心動魄的感覺。同時也可指花鳥通人情，因為「感時」，帶露水的花正如濺淚；因為「恨別」，鳥兒也

驚慌地叫。這是文學上的「移情作用」。頸聯用「誇張」手法，一封家書竟值萬金！但處於兵荒馬亂、家人生死未卜之際，又相當合情理，因為親情無價。

尾聯用「示現」手法，極言作者愁苦之情，然而不易言明如何深刻，便說白髮愈抓愈稀疏，以至於插簪不穩，十分形象化。

杜甫以超凡入聖的詩筆，將山河破碎的悲愴、黎民疾苦的憂患，熔鑄成字字泣血的千年絕唱。他以儒家「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」的理想為骨，以「民胞物與」的仁者情懷為魂，因頓中始終心繫蒼生。這份跨越時空的家國擔當，讓「詩聖」之名不僅是對其文學造詣的褒獎，更成為中國人精神脊樑的生動寫照。

這份赤誠穿越千年，在你關心家國大事時，在你認真生活的每一刻，把「小我」融入「大我」，就是對詩聖精神最好的傳承。願你用自己的方式，以青春守山河，用行動續寫新時代的愛國華章。

●施仲謀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教授）、金夢瑤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講師）、李敬邦（香港教育大學中國語言學系高級研究助理）